By 赫尔曼·黑塞　　Siddhartha

第一部　人物：悉达多，乔文达（悉达多的朋友，后皈依乔达摩），乔达摩（世尊佛陀）

- 彼之灵魂即整个宇宙。
- 人必须找到自己的阿特曼。(Atman)
- 悉达多将步入林中成为一名沙门。若你寻得至高无尚的幸福，请你回来教我修习；如果你只收获幻灭，那也回来。（Samana）
- 悉达多唯一的目标是堕入空无。无渴慕，无愿望、无梦想。无喜无悲。"我"被剔除，不复存在。让空洞的心灵觅得安宁，在无"我"的深邃中听遍奇迹。这是他的目标，当"我"消亡，当渴求和欲望在心中寂灭，那最终的、最深的非"我"存在，那个大秘密，必定觉醒。
- 他曾整时整日地停驻在无"我"中。这些修行均从"我"出发，终点却总是回归于"我"。尽管悉达多千百次弃绝"我"，逗留在虚无中，化为动物、石头，回归却不可避免。重归于"我"无法摆脱。在阳光中，在月华下，在遮阴处和雨中，他重新成为"我"，成为悉达多，重新忍受轮回赋予的折磨。
- 我无权论断他人生活！唯独对自己的生活必须做出判断。
- 我们沙门寻求弃绝于"我"，哦，世尊。假如我皈依于您，我担忧的"我"只是表面地、虚假地获得安宁，得到解脱。而事实上，我的"我"却仍在生存、壮大。
- 无疑，我也将潜入自己之最深处探寻。
- "佛陀劫掠了我，但他馈赠更多。他夺走了我的朋友，那曾经信奉我，如今信奉他的朋友；那曾是我的影子，如今是乔达摩的影子的朋友。而他馈赠的，则是悉达多，是我的自我。"
- 这位漫步的思考者自问："你原先打算从法义里、从师父处学到什么？你学了很多，却无法真正学到的又是什么？"他最终发现，答案是"我"。"我要学的即是'我'的意义及本质。'我'，是我要摆脱、要制胜的东西。'我'，却是我

无法欺骗、逃遁，只能隐藏的东西。当真！世上再没什么别的，像'我'这样让我费解。是'我'，这个谜，让我活着，让我有别于他人，让我成为悉达多！在世上，我最一无所知的莫过于"我"，莫过于悉达多。"

第二部 人物：迦摩罗（城中名妓），瓦苏迦（船夫）

- 自我如大梵般永恒存在。然而因他始终试图以思想之网去捕捉自我，而使得自我从未被真正发现。自然，肉体并未自我，感官游戏并非自我。如此看来思想也并非自我。才智并非自我。归纳结论，由自思想编织亲所思想的可修习之智慧和技艺并非自我。不，这一思想境界乃是生世的。如果一个人扼杀了感官意义上的偶然自我，却喂养思想意义上博学多能的偶然之我，他是不会寻得自我的。两者，思想和感官，均为美的事物，两者背后均隐藏终极意义；两者都值得倾听，值得参与；两者都值得倾听、值得参与；两者均不容蔑视亦不必高估。自两者中均可听到内在的秘密之声。
- 情爱可以乞得，可以购买，可以受馈，也可在匮乏中觅得，但唯独不能强夺。
- 大多数人，仿佛一片落叶，在空中翻滚、飘摇，最后踉跄着归于尘土。有的人，极少数，如同天际之星，沿着固定的轨迹运行。没有风能动摇他，他内心自由律法和轨道。
- "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情人——你比别人更强壮、更柔韧、更欲望强烈。你出色地学会我的艺术，悉达多。然而你并不爱我，也不爱任何人。"迦摩罗说。"或许是"，悉达多回答道，"我就像你，你谁也不爱——否则你怎会将爱当作艺术经营？像你我这样的人大概都不会爱。如孩童般的世人才会爱，这是他们的秘密。"
- 一天，悉达多问瓦苏迦："你也跟河水悟出'时间并不存在'这一秘密吗？"瓦苏迦露出明朗的微笑。

河水无处不在，无论在源头、河口、瀑布、船埠，还是在湍流中、大海里、山涧中。对于河水来说只有当下，既没有过去的影子，也没有未来的影子。

我领悟出这个道理以后，认出我的生活也是一条河。这条河用幻象，而非现实，隔开少年悉达多、成年悉达多和老年悉达多。悉达多的前世并非过去，死亡和到归梵天亦并非未来。没有过去、没有未来。一切都是本质和当下。

- 人一旦战胜时间、放逐时间，一切世间的苦难和仇恨不就被战胜、放逐了？
- 朋友，你果真相信，你的蠢行，能够免除他的蠢行？难道你通过教育、祈祷和劝诫，能保他免于轮回？是谁保护过你悉达多免于罪孽、贪婪和愚昧？是他父亲的虔诚、老师的规劝、还是他自己的学识和求索？人独自行过生命，蒙受非法，承担罪过，痛饮苦酒，寻觅出路。难道有人曾被父亲或老师一路庇护？亲爱的，你相信有人能避开这条道路？或许小悉达多能，因为你爱他，你愿意保他免于苦难和失望？但是就算你替他舍命十次，恐怕也不能扭转他命运一丝一毫！
- 对现在的悉达多来说，所有这些本能、简单、愚蠢、却又极为强烈鲜活的欲望不再幼稚。他看到人们为欲望而活，因欲望不断创造、出行、征战，不断受难。他爱他们。他在他们的每种激情、每种作为看到生命、生机，看到坚不可摧之物和梵天。他在他们盲目的忠诚、强悍和坚韧中看到可爱和可敬之处。
- 悉达多侧耳倾听。他沉潜于倾听中，彻底空无，完全吸纳。他感到他已完成了倾听的修行。过去，他常听到河水的万千之音，今天却耳目一新。他不再分辨欢笑与哭泣之声、天真与雄辩之声。这些声音是为一体。智者的笑、怒者的喊、渴慕者的哀诉、垂死者的呻吟，纠缠交织着合为一体。所有声音、目标、渴望、痛苦、欲念，所有善与恶合为一体，构成世界，构成事体之河、生命之音乐。当他专注于河水咆哮的交响，当他不再听到哀、听到笑，当他的灵魂不再执念于一种声音，自我不再被占据，而是倾听一切，倾听整体统一时，这伟大的交响，凝成了一个字，这个字是"唵"，意为圆满。

- 智慧无法言传。知识可以分享，智慧无法分享。这是我年轻时发现并离开老师的原因。只有片面的真才得以以言辞彰显。可以思想和言说的一切都是片面的、局部的，都缺乏整体。
- 世尊乔达摩在宣法和谈论世界的时候，不得不将世界分为轮回和涅槃、幻象和真相、苦与救赎。宣法之人别无他途，而我们周围和内在的世界却从未沦于片面。尚无一人，尚无一事，完全轮回或彻底涅槃。尚无一人绝对神圣或绝对罪孽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我们受制于幻象、相信时间真实存在。时间并不真实存在，我有时感悟。而若时间并非实在，世界与永恒、苦难与极乐、善与恶的界限亦皆为幻象。

2022/11/06 at Berkeley